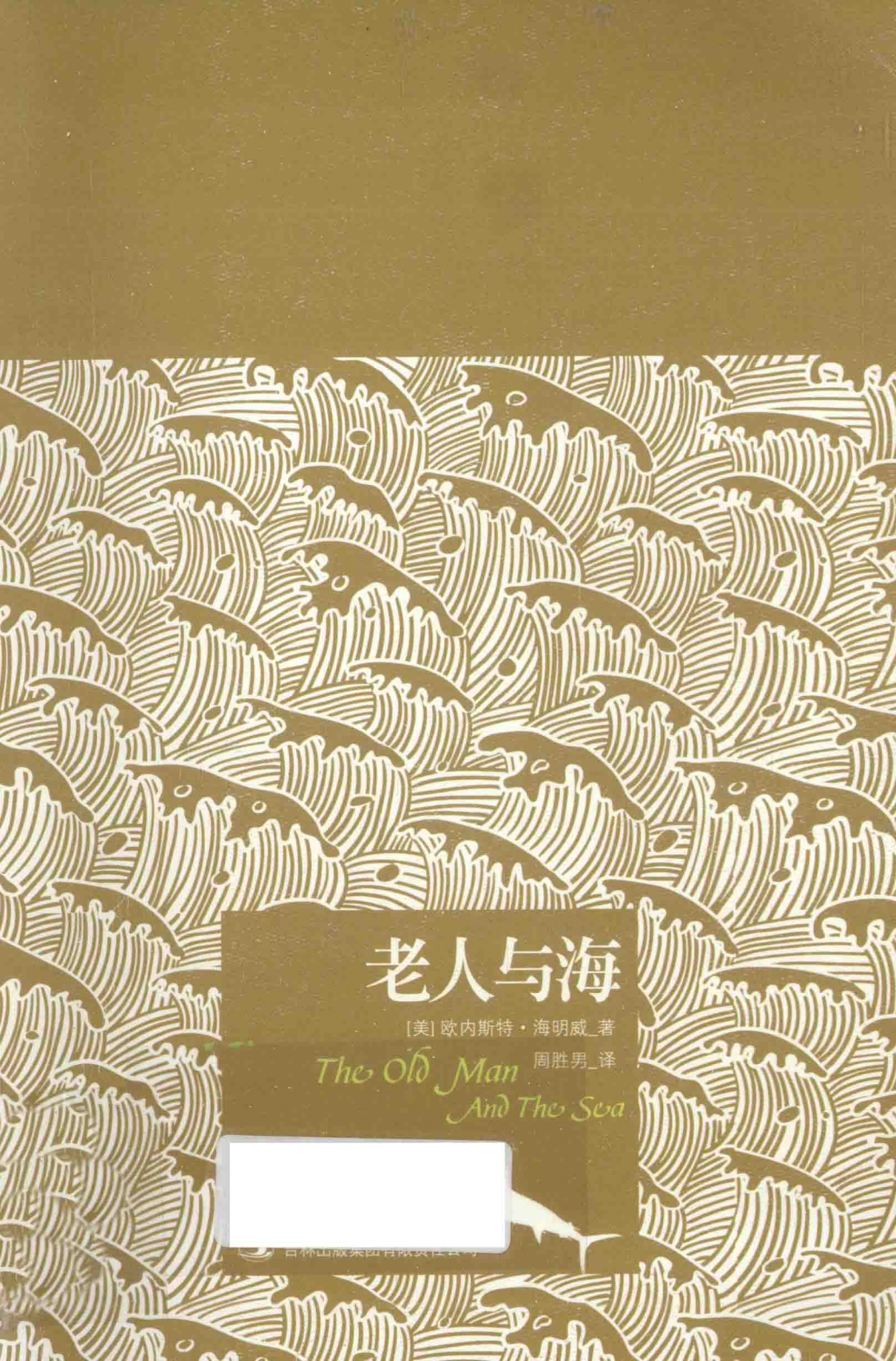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The Old Man 周胜男 译
And The Sea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_著

周胜男_译

[The Old Man
And The Sea]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 周胜男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2
书名原文: The Old Man and the Sea
ISBN 978-7-5463-8392-7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9843号

老人与海

作 者	[美]海明威
译 者	周胜男
策划编辑	刘乐里 韩丽红
责任编辑	王 平 齐 琳
特约编辑	韩丽红
装帧设计	Edge_Design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180千字
印 张	6.5
版 次	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 发行科: 010-63329002
印 刷	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463-8392-7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3109462-1104

老人与海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概要

一个倒霉透顶的古巴老渔夫，独自出海打鱼，八十四天来一无所获。第八十五天，他依然决定早起出海。这次，他将船驶入深海，终于钩到一条前所未见的马林鱼。大鱼很有劲，拖着小船整整漂流了两天两夜。在无边大海中，在日升日落中，老人渴了，饿了，手抽筋了，背勒伤了，但他一直与马林鱼对峙着，坚持着。终于，在马林鱼筋疲力尽溜圈结束后，老人奋力将鱼捕获，拴在船头。胜利返航中，流血的马林鱼不断引来鲨鱼们的袭击，一场无可避免的灾难就此发生。疲惫的老人继续与鲨鱼战斗，但最终马林鱼还是被鲨鱼们吃个精光，老人只拖回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。

故事几乎全发生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，除了开头和结尾出

现的小男孩对老人的照顾之外，配角几乎都是海洋生物——马林鱼、飞鱼、鲱鳅、鸟、鲨鱼。老人以海为生，他爱那些鱼，但他又必须捕食它们。对此，老人想：“杀掉鱼，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并卖钱买食物，杀了它是为了荣耀，因为你是一个渔夫。它活着与否你都爱它，如果你爱它，杀了它便不是罪过。”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一个突出的硬汉形象，即使面对不可逆转的失败，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。

海明威在这篇文章上的处理也堪称经典。字面上的简练、直率，构成了一部完美之作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孤独老人在海上的冒险故事，他为了捕获鱼，独自冒险远航至墨西哥湾流，与马林鱼和鲨鱼展开搏斗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另一层涵义，这是一篇关于生命的寓言。海明威曾这样说道：“我试着去创作一个真正的老人、一个真正的男孩、一片真正的海洋和一条真正的鱼和鲨鱼。但是我把它们写的足够好、足够真实的话，它们可以意味很多事情。”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他是个老人，独自驾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，八十四天了，一条鱼都没有捕到。前四十天还有一个小男孩跟着他，可是四十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捕到一条鱼，男孩的父母对男孩说，这个老头现在真是倒霉透顶，晦气到了极点。小男孩听话地离开了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看到老人每天空着渔船归来，男孩心里很难受，他总是下岸去帮老人搬成卷的钓线、搭钩和渔叉，以及紧紧缠卷在桅杆上的船帆。船帆用面粉袋打着补丁，卷起后就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瘦弱憔悴，脖颈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脸颊上长着褐斑，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反射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。褐斑从他的两颊一直蔓延而下，常年用钓线拉大鱼也给他的双手留下了深深的疤痕。但是，没有一处疤痕是新的，它们就像无鱼的沙漠中被风化的沙土一般古老。



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苍老，除了那双眼睛。它们像海水一样湛蓝，闪着乐观快乐而又永不言败的光芒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后，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可以跟你一起打鱼了，我家已经挣到些钱了。”

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，男孩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在一条交好运的船上，和他们一起待下去吧。”

“你记得吗？有一回你连续八十七天未得一条鱼，紧接着连续三个星期，我们每天都能逮到大家伙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我才离开的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离开的，我是孩子，必须得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们有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”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去露台酒吧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些打鱼的家什拿回去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老人说，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露台酒吧，很多渔夫取笑老人，可是老人并不生气。一些年长的渔夫望着他，心里很难受，但他们没表露出来，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洋流；谈论着钓线漂入水中有多深；谈论着近来持续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。当天有收获的渔夫们也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将马林鱼剖开，一片片地排在两块木板

上，木板两端各由两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里冷冻车会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送到了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里，鲨鱼被吊在滑轮上，工人们将其去除肝脏，割去鱼鳍，剥去鱼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，以备腌制。

每有东风，海湾那头的加工厂就会飘来一股腥味，但今天风向转北，腥味只有淡淡一缕，继而渐渐消散。露台酒吧上洒满阳光，舒服惬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说。

“嗯？”老人正握着杯子，回想着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我出去弄些沙丁鱼给你明天用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去玩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罗赫略可以撒网。”

“我愿意去。既然不能跟你去打鱼，我想为你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啦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当时你差点没命。我太早把一条鱼拖上船，那鱼差点把船撞得粉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使劲地拍打，打断了船上的座板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，那儿堆着湿漉漉的钓线，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，你用棍子敲打鱼的声音就像在砍树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。”

“你是真的记得？还是我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从我们第一次一起捕鱼起，我什么事都记得。”

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灼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看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儿子，我会带你出去闯闯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，又在一条交了好运的船上。”

“我去弄些沙丁鱼吧？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饵鱼。”

“今天我还有剩下的呢，我把它腌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去弄四条新鲜点的吧。”

“一条吧，”老人说。他从未丧失过希望和信心，而现在，它们像微风吹起时那样愈加鲜活了。

“两条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那就两条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去偷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去偷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那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人说。他太单纯了，不会去想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谦卑，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还知道这样并不丢脸，也无损自尊。

“看这洋流，明天会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想去哪儿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去很远的地方，等风向转了再回来。我想在天亮之前就出海。”

“我也让他们走远点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捕到大家伙我们还能去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捕鱼。”

“嗯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看到一只鸟在抓鱼，我就能让他去远海追鲱鳕。”

“他的眼神那么差吗？”

“差不多瞎了。”

“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不捕龟，那东西才会把眼睛弄坏。”

“但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龟多年，眼睛还挺好的啊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嘛。”

“你现在还足够强壮到能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应该能吧。而且还有很多诀窍呢。”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去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就可以拿撒网捕沙丁鱼去了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拿着木盒，盒子里装着盘成圈的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、搭钩和带柄的渔叉。装有鱼饵的盒子在船尾，和大棒放在一起，大鱼被拉到船边时就用大棒来制服它。虽说没人会偷老人的家什，不过还是把帆和沉重的钓线带回家比较好，露水会侵蚀它们。并且，尽管他非常确定当地人不会来偷，可是老人认为渔叉和搭钩留在船上，是种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沿路走向老人简陋的棚屋，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。老人将桅杆和裹在一起的船帆斜靠在墙上，男孩把盒子和其他家什放在旁边。桅杆几乎有整间棚屋那么长。棚屋用王棕^①的坚韧芽壳——当地人称“瓜诺”——搭建而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

① 王棕：佛罗里达州南部和古巴的一种特大棕榈树。



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在脏脏的地板上有一块用木炭做饭的地方。在用纤维结实平整的“瓜诺”叶层层叠叠堆砌而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挂有两幅画，一幅是《耶稣圣心图》，另一幅是《科伯圣母图》。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曾有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片，但是被他摘了下来，因为看到照片会让他觉得孤单。照片现今在墙角的架子上，在他干净的衬衫下面。

“你有什么可吃的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一锅黄米饭就鱼。你也来一些？”

“不，我回家吃。需要我去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一会儿我来弄。也许我待会儿吃冷饭。”

“我可以拿走撒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并没有撒网，男孩甚至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将它卖掉的。但是他们每天都要虚构一番。当然，更不会有黄米饭就鱼，男孩对此完全了然。

“八十五是个幸运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到我逮回一条去掉内脏还超过一千磅的鱼？”

“我去拿撒网捕沙丁鱼。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我有昨天的报纸，可以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虚构的。但是老人从床下把它拿了出来。

“佩里科在小卖部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捕到沙丁鱼我就回来。我会把我俩的都冰镇起来，那样明

早我们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，你给我讲讲棒球新闻吧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是我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对扬基队有信心吧，我的孩子，想想了不起的迪马乔^①。”

“我还是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别这样，要不然你甚至会担心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。”

“你研究一下吧，我回来后告诉我。”

“你认为我应该买尾号是八十五的彩票吗？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男孩说，“但你上次的纪录可是八十七呢。”

“那种事不会再发生啦。你能找到尾号是八十五的彩票吗？”

“我能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，两美元五十美分。我们能向谁借呢？”

“那简单，我总能借到两美元五十美分。”

“也许我也能。但是我不想去借，头一回借钱，下一回就要讨饭了。”

“注意保暖，老人，”男孩说，“要记得我们现在是在九月份。”

“正是大鱼到来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任何人在五月份都能做一个渔夫。”

① 迪马乔：一个渔夫的儿子，1936年至1951年在扬基队担任外场手。

“我去捕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。

男孩回来时，老人已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太阳下山了，男孩从床上拿起旧军毯搭在椅背和老人的肩上。这是一对非同寻常的肩膀，虽然年老可仍然有力，脖颈也仍然强壮。老人睡着时头部向前耷拉着，看不出脖子上有很多皱纹。他的衬衫补过太多次，以至于看上去就像他的船帆一样，补丁已被太阳晒得褪成了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头倒是很苍老，闭着眼的脸上也没有生气。报纸被他放在膝盖上。傍晚的微风中，他的胳膊压着报纸，赤着双脚。

男孩没惊动老人，又离开了，回来时老人还睡着。

“醒一醒，老人。”男孩伸手搭在老人的一只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了眼睛，一时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。然后他微笑了。

“你弄到什么了？”他问道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说，“我们去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“过来吃点儿，你不能只钓鱼不吃饭。”

“好吧，”老人起身折好报纸，将毛毯叠好。

“裹上毛毯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有我在你就不能只钓鱼不吃东西。”

“那你可要活长一点并且要照顾好自己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，油炸香蕉，和一些炖菜。”

男孩把它们盛在一个双层的铁饭盒里从露台酒吧带回来。

两套刀叉和汤匙放在他的口袋里，每套都用餐巾纸包裹好。

“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那个老板。”

“我得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了，”男孩说，“你不用谢了。”

“我会给他一块大鱼的鱼肚子肉，”老人说，“他是不是不止一次为我们这样做了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我必须给他更多，不止鱼肚子肉。他太关照我们了。”

“他送来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是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啤酒，我得把酒瓶还回去。”

“你真好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吧？”

“我已经叫过你了，”男孩轻声地告诉他，“我想等你准备好了再打开饭盒。”

“我现在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只需再洗漱一下。”

你哪里洗呢？男孩想。村里供水处隔了两条街，我本该把水弄到这儿，再带一块肥皂和一条新毛巾。我为什么这么粗心呢？我还应该给他带一件衬衫和冬天穿的茄克，还有几双鞋子和一张毛毯。

“炖菜太好吃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的事吧。”男孩问道。